

漢州志卷三十六

藝文志

新建石亭江二堡記

劉希簡

石亭江爲州東北之通津距州僅二十里地極曠唯是其曠也盜恆取人於交涉之衝兩涯居民因之苦於詰責困於償失其害甚於被盜者然而弗能禁也嘉靖壬寅分巡川北道僉憲楊公思爲禦防之計乃謂知州倪容判官范時用夾岸樹堡聚兵以守於是計其材木工食之費凡若干專委於范時用而分巡川西陳公相與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百四十九

成之范時用素精於民事乃夙夜弗懈不數月民不告勞而堡成盜之患遂息范時用欲以爲來者鑒問記於予夫民一也而有盜者何哉孟子謂其民無恆產則無恆心此盜之有也及觀子產之說盜之有無在政之寬猛而臧武仲之告季孫殊與是不類武仲之言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固其所也又可禁乎予重范時用之請不暇臆爲之說但披拾古人之緒而壽諸石以俟後之觀風者陳公諱情號龍岡洛陽

人楊公諱瞻號舜原蒲州人嘉靖二十二年歲次癸卯
季冬之吉州人劉希簡記

篤信還金記

劉希簡

或曰處患利孰難君子曰處患難而易處利易而難患
者人所避也避之不得有安受焉者矣利者人所趨也
未得而必求既得而恐失名冠裳而實市井者皆是也
是故難易昭焉予庠胡友裕一區四壁飽藜衣緼洋洋
然無戚容也一日之城南拾遺金若干兩待王訪而還
之嗚呼一金在地而人逐之况多金乎富者處之猶以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二

頁十六

爲難况貧者乎所得不出於所求所欲有甚於所得易
人之難胡友其庶幾乎不貧矣督學太康張公聞而彭
之上大夫九川呂翁客廣漢亦重其行旣筆之傳又顏
之額善善之義大矣哉昔齊慶氏分其邑與晏子晏子
不受人問之對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
惡富恐失富也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賂錢千萬願一
書名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羊
也安得妄載蘇氏曰舜禹不有天下之心卽舍簞食豆
羹之義也天下者一簞食一豆羹之積也由是言觀

之存是心也卽晏子之不受異賈人之干名也充是心也可以希舜禹之不與也胡友勉乎哉予少也賤亦竊有此事同然之感故樂道之不嫌於不文也

勸農亭記

州刺史楊名

余暇日嘗讀諸子集則見西山真先生屢爲太守有諭同官諭俗諭州縣勸孝勸學勸農諸作義明旨遠言約事盡要皆可以牖人爲善而勸農之大凡六元簡易通達精切懇到真所謂民之父母其大意謂農爲國之根本而勤爲農之第一義故曰勤於耕畚土熟如酥勤於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百七十四

耘耔草根盡死勤修溝塍蓄水必盈勤於糞壤苗稼倍長又曰爾於斯時宐恣乃力于耒于耜于溝于洫良農雖苦可冀有秋惰農雖逸荒於田疇孰飽孰饑孰得孰失我勸爾民寧苦毋逸其教之勤者備矣又謂凡以害民之勤者其事有十而上下各任其半一曰耽酒二曰賭錢三曰喜爭四曰健訟五曰好鬪五者之不改則妨時廢日是爲游手之民困窮所不免也係於上者曰不時之科斂也曰無故之官擾也曰夏稅秋糧已納重催也曰盜賊之殃未除也曰豪猾之侵未戢也五者之不

去則雞犬不寧是爲剝牀之災民愁以歎所不免也其
最後復舉孝經庶人章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
以養父母而繹之曰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
早收斂豆麥粟麻芋菜蔬各宜及時用功布種陂塘溝
港潴蓄水利各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
田種早低種晚燥處宜麥濕處宜禾田埂宜豆山田宜
粟隨地所宜莫不栽種此便是因地之利既能如此又
須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惜莫作罪過
莫犯罰責得忍且忍莫要鬪毆得休且休莫生詞訟入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四

三頁十

孝出悌上和和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須愛惜食
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多
害事莫喜賭博好賭破家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
游莫看百戲凡人皆由妄費無節生出許多事端既不
妄費自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難此便是節用夫謹
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全此二者卽謂
之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先生之勸農如此
嗚呼孰不爲上而先生不忘乎民事孰不爲民而先生
不枉乎天真余嘗欲集其要者爲一篇勒之金石播之

閩里以廣先生之惠而贊明王之化願有所未能而時有所未暇徒托諸臆想也已今年夏分憲阮公訓飭諸有司聿治陂堰以興水利維茲下郡奉以夙夜予聞而躍然不揣迂愚備述先生之文使勒於石繼今以往凡郡之治人者之覲茲也則有序諸月令修其常職慄慄寅畏而不敢侈肆者矣凡郡之食人者之覲茲也則有力其常事供諸常賦孳孳勤勉而不敢怠荒者矣禮義生於食足之餘上下交於情洽之後往古淳風可以自致勸農之義抑又何以加諸是宜以爲勸農亭記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五

三十七

本尊寺碑記

朱屏

鏡川子曰三代以上無佛名自漢明帝迎佛於天竺而佛始入中國自唐憲宗立法門禪林而佛始有寺我太祖高皇帝奉天命聿清海宇於佛寺不廢者亦神道設教意也稽古言曰本從無爲而來從無爲而去卽吾儒生寄死歸之說也欲問前生緣今生受者是欲問後生緣今生作者是卽吾儒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之義也君子不以人廢言則佛又烏可重訾哉我廣漢城西二十里有古刹曰本尊按志嘉州城北有柳生癭久而

生嬰兒邑都人收養以柳爲氏唐宣宗大中九年乙亥
六月十五日於玉津鎮天池壩苦心修行尊三寶之法
守十煉之真殄滅五蘊以活生靈實護世之法王濟世
之津梁也因勅賜聖壽院以祀柳本尊云宋高宗理宗
咸禮之香火綿綿殿址屢更如昔皇明成化三年丁亥
有白龍升天之祥知州事柴公廣判官王公瑛吏目徐
公寧重建寶塔嘉靖十九年庚子住持僧祖源因頽陋
募緣重新殿宇奈龍神祖師殿依然未修風雨漂搖難
以棲神兼法堂一所亦未創今住持僧淨淳募緣僧廣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

記

六

三百七

寧乃集善士共成義舉工擇諸良者木取諸堅者瓦石
取諸精者不五月而告成維堂穆穆然矣維殿翼翼然
矣維門將將然矣維垣登登然矣上足以祝聖壽於無
疆下足以庇民生於永奠俾數百年來荒烟蔓草之場
頓成貝殿珠宮之盛本尊之靈其有以啟之乎予非敢
援儒入墨者因閱志見其靈異故效右軍之書塔而爲
之記時嘉靖四十三年癸亥也

重修儒學記

廟學距州南阜卽靈合翠延勝納良才士周生科滿奎

耀清淑產賢要誠有所自云歲久材陳漸圯不治嘉靖
戊申春忍翁劉君憲古振文雅敦儒術遂以重修請於
監院兩臺既報可則周觀所營資費鳩僝擇任者俊繕
故築新起地植頽羣才獻能應時皆成於是棟隆宇潤
殿寢宏麗藩嚴級峻堂廣齋虛丹黜陋剝飾以輝煌櫺
星綽楔高臨日月縱屋靚室泮塘學署之所百用俱備
復益以二祠牧良鄉獻高風景瞻皆劉侯畫授而衆承
之龍岡連峯昂青伏翠沱水鴈源前帶後環神棲載寧
絃歌攸集殊應奇感而一時駢至矣以予所覩記營廟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七

三百九

之先爰曦布威農時告棘落成之日則五氣備順霖雨
隨車禾麥浹潤士民動懽事與期會神理杳深然人心
胥悅天實應之謂非有所徵與諸士謁記於余欲以鳴
劉侯之盛余惟諸士彬彬撫邁友古今之資益以劉侯
振翼風導之雅若是小子其盍勗焉蓋聞之君子言入
郁文之鄉必先躬行敦龐純粹化靡俗之機者尚之是
故先王之禮六德六行以端蹈迪以周泛應而餘力學
文慎其漸焉要以因道裁化捐靡進實施於久遠已耳
昔石子之學於子貢孝友與信日求未能詩不暇學也

公明宣之學於曾子事親敬賓居上臨下悅之而已是
二子之學亦異乎人之學矣夫劉侯神教造士思務所
先亦既良於政矣子諸士兢兢敏時觀善作孚羣聚而
求之能因吾言以加於道要可不愧於古昔熙廷得之
可以宏化理則學者之務成而感侯之意遠矣子曰二
人行必有我師焉其然哉其然哉侯諱琮吉之安福人
爲政有非常理效能世其家云

重修文昌祠記

周滿

予嘗曠覽紀籍涉跡方輿原地靈之蔭述傑人之肯未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八

三六六

始不釋化理之緒渺信古始之難復也夫尼山啟聖曲
水誕奇鍾秀翼賢無以異也而况宗王文命赫有顯報
者哉熙朝臨馭文緣禮秩五祀之外釐廢不經勞動
輝應鄉祀弗寢故帝君之神吾州猶得廟焉廟奠西原
山圍陵赴重湖參抱翠柏錯陳蓋郡乘之萃勝而神依
以靈者也廟始嘉泰事在劉光祖記中迨成化閱祖道
正毛一鶴徒韓守靜荒易民居振撻古跡嘉靖丁未侈
舊拓新式廓大觀則羽士毛太祥之績也羽士薄發厚
積乃瘳此役不可謂非所崇用矣至於捐貲克勦則生

員毛鴻翼義民何敖許文才歐士彥輩亦與焉甲寅州人李富覲門址湫隘弗稱廟制遂鳩材壯固予獨悲夫神化之或隱而志士之有深思也夫帝以文命則興良振淑有冥宰焉地以勝詡則發奧孕精有異儲焉是故廟建之初鴻勳流於魏國冰節揚於雲卿孝讓旌於敏政理學闡於南軒靈傑之應昭於海內祐相之仁速於嚮答劉記所述燦然有徵乃今英茂彙征視昔爲盛而敦野之風或少替焉抑或細人請張陌危醇士士依於神神無所依何亦去古遠甚也夫上士極詣陳仁義之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

記

九

三百九

宏經究性命之奧衍修辭砥行熿然不污其次遠覽亦率重廉恥滌滙忍振潔履高皜皜莫尚是故入有負俗之累出有適世之材下此浮沈勢利彫斲風俗窺竊虜毛塗澤枝蔓崇議宏綱不復根極甚至垂髻佩觿者鼓流浪之風謝尚恥之節去禮寡讓風斯敝矣夫文道之興也夫士民之準也若車虛弗庸程荒靡準神將奚賴焉雖然名世之士隱顯有時幽鑒之司遲久乃定而救文者莫先於忠澄俗者空樹之風是故文弊思忠風弊思移落浮靖雅識者有深望焉篤生彥碩以端士軌思

與蘇張諸賢輝映後先神將昭宣靈貺不遠於吾人矣
予故先述之以俟夫神休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吾
人宥亦求無負於神貺哉

重修鎮寧橋記

周滿

郡西五里許有河曰石梯源出朔口自高注下支流傾
洞演瀉而東周道亘處巨隈中絕每秋霖潦積眾谷走
漚則震蕩洞滴渺不可渡旅遊滯征永樂初萬戶汪君
跨石爲橋聯洞二十有四往來稱便歲久蕩圯成化丁
亥柴守特加練補至是復圯嘉靖己亥嘉禾介峯王公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十一

三百七十三

來守是州踰二載政通廢興顧諟津梁愴然有懷乃謀
之寅貳笏山范君時用雙橋施君欽白於上官出公帑
若干兩以義勸來助者若干人鳩工鑿山錮石量材刻
期辦理羣工獻藝斜石中通互透穿鑿上布平礎爲二
十洞若跨長虹於是減危就安導河永靖禹功旣赫濟
輿纖惠鄧業斯卑厥績卓偉民用乂康旅誦坦途一時
臻集矣介峯乞記於余余唯橋之飾易爲也長吏時視
而力圖之令甲所載王制所先務而吏卒不此之務何
哉乃侈遊觀飭廚饌以稱行部不則崇威縉節肆然居

於民上而吾人之樂戚若無與於己躬况欲推王制以
達之民事而急褻裳之恤乎若公者斯良於爲政矣公
以淵學施之民令行若水旁流而不滯砥節礪行用介
於石又有枉己媚人徇衆以賈譽庶幾乎頽波一砥柱
也獨斯橋之云乎雖然州之人士涵公澤則無涯矣流
金石之聲於永久予敢以不文辭是碑刻纔一紀字已
有漫漶者忍齋劉公琮治州赫績諸廢改觀其於庠校
城梁猶兢兢焉謂是碑宜新余曰唯唯

題李壽宮新建炳靈行祠記

周滿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十一

三十五

天地之大未滿法身紺殿朱宮豈云光宅炳靈有宮在
通濟橋內東嶽有廟在北闕廠中歲時雨暘隨禱輒應
里人起迎神之會其來遠矣第青宮駐蹕無祠誠缺典
也壽官虎尊崇象教大捨貲財敷平坎窞翦剔蒙茸不
役一人之力不費一家之產行祠落成每歲以三月二
十八日迎神慶誕仗一念之善感動上天故得年穀頗
登熒燹退舍報施之應福佑昭然士庶可以式飲讌樂

鐘鼓屆期請詣祠所庶使大千世界悉入祠中六
大共歸宇下將爲四生普度豈惟比屋可封則中

天之臺并畱幻士畫雲之棟允候神人他日輪軒使者
作隱逸傳以光史冊寧不與斯人而秉筆哉滿抗疏投
閑齋心禪寂於李生講淨因之教久矣茲承二廣文別
駕之托故樂爲之序如此

炳靈行祠記

州學正 李 素

明有官守以福生民幽有鬼神以司民命此古今不易
之定理也在昔聖王之制祀典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
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否則置弗祀也我朝詔謂嶽鎮海瀆自有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十三

三頁九

天地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受命於上帝幽
微莫測命刻木爲主歲一祀之有司行事素嘗敬謁而
仰歎之曰嗚呼盛哉廣漢通濟橋故有炳靈行祠在州
之東北隅歷歲寢久蓋旣隳而復構幾敝而復葺者屢
矣迄今益盛中堂三閤以奉神後寢室如堂數凡龕座
几案之設法所宜有者靡不一具去年秋素承乏漢庠
以便少憩詢主祀者則曰云云因出九品顯化記一帙
誦之世傳東嶽之儲嗣其英靈神化至妙不測之功利
于人者屢見疊出而其所以然之故則漫無所考今年

夏者老馬鼎輩始述其神之數見靈異凡州之水旱疫
癘有禱輒應以數年乾旱故嘗請禱復得東灘張公知
吾州麻城喻公判吾州神人合德以爲民福以故自春
徂夏雨暘時若而有年且朕兆矣祠建已久而未有能
記之者託余同寅甯仇二先生請文以志不朽夫凡物
皆有神自天地以及三辰五嶽下至坊壩之類莫非物
也而必主宰乎物者無形無聲神化莫測斯其所謂神
也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
祭也若炳靈之神之功利乎人其亦在其地而宜祀之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

者歟我國家制作維新神人胥慶一令之行一禁之止
諸侯震疊百神懷柔而制爲五嶽之祠况茲神出自東
嶽有功惠於世者置弗祀之可乎而其所以爲祀則又
在乎有民社之寄者亦惟仰遵聖訓倡人敬祀以求盡
其職無愧於神而福其人民斯爲善矣而或視其殿宇
將隳神像失庇不葺不構得爲敬乎故曰政在祀神治
民二者實相須也是殆不可以無記并以告諸將來

周恭人慈恩橋記

周滿

周恭人者余室封恭人黃氏也曰慈恩橋者恭人既以

余貴復食於朝莫非天子之賜也分其餘者以爲是橋將以廣天子之恩而舉王事之大端也余觀恭人之爲此乃有志於行愛惠之深者勞躬瘁心暴外風露曾不以懈拯陷溺恤民隱雖古之仁人不過是是可訓也於是余爲之記曰維郡爲四達之衝橋去郡二十里爲白土河又當諸縣孔道賓旅還過此爲要隙西去彭鄆東由繇雜諸邑所經諸所產殖繒絲綿絲苧苧麻靚之物與所易市馬牛菽粟之貨日夜旁午駱驛馳負奔趨下上鄰有廟祝祈駿奔者一春無休故爲郡西出之道踵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古

三百五十一

相接也橋故官石爲之歲久材陳夏潦潴溢碧沙潰洩奔澗破錯厓隙泐嶂厥空礎罅級楚崩納角楹翹虛日欬月陷至不可濟恭人乃辦材積餼治木伐石均功授巧鉅載鈞擢昏旭臨視犒饌豐美作息時節咸樂其用無少倦卻工始於嘉靖甲子歲二月二十日訖於六月十九日橫虛亘遠雲就黿浮以坻巖辟溴柱屹萃文峯拔竦阿榮峻繖湍瀨塘激輦不致泐風日掀暴堅無所摧於是東西所適往來無病貨物者集馳者馱負者祝祀者睨高規深歎息欣喜爰有杖人倚柱而歌歌曰昔

彷徨兮川無梁兮灝望洋兮今倏治兮涉將利兮罔泄
滯兮翫玉翹兮躅相聲兮澤謇謇兮虹曼曼兮旦復旦
兮歌石爛兮睇浮鮮兮徵玉泉兮噫仁賢兮福無疆兮
流光長兮予既爲之記復取杖人之歌係於後刻石道
下以紀歲月

三高橋記

周滿

三高橋李施廟前小橋也廟卽靈據勝巍然可觀前帶
白土河翠襟澄抱近繞白土堰素練雙環神依以靈感
應甚速雖在數百里之外士民往往滌潔祈叩於下又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五

三

路當孔道四方往來者踵相接也然皆先涉大河後經
小堰濟者病焉大河今爲慈恩橋黃恭人修之小堰舊
有橋圯敗久矣居士高進之每欲葺之未果以屬其子
泰元春元奉元成其志居士沒三年三子遂竭力新此
爲洞一洞虛而流長爲道寬道寬而趾順傍設石欄虹
飛獅踞觀美而地益勝涉利而神益靈三子者不惟能
通神明而其孝亦有可稱者矣三子謁余曰慈恩橋翁
已有記謹磨石以請勒諸石余曰小橋曷記諸三子遂
謝不遑余命之曰三高橋述其修葺之意附勒於碑陰

云

周公橋記

張一廉

州有二水一曰金鴈源出天彭黃村口達治北二十餘步一曰沈犀源出什邡羊村口達治東一里許與金鴈合初止竇穴漸以潏泱偶秋漲鴈犀鬪勢當涉者若蟻焉謀濟者或筏或舸多弗能給或建土杠或木梁費不貲而時易圯壞久厯當守者憂吾鄉中承受庵周公先為弟子時與予日會毛詩於犀江別業經涉每苦之志欲倣古濟閩中架舟為梁庶圖永濟嘉靖壬戌始解汀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六

三百五十六

漳撫督任歸田里即以俸之餘耕之獲鳩材任能鴈為二十七舟犀為一十八舟浮淺不任者擱木若棧以達舟兩岸壘石以灑水植石四樹以引繩始事於嘉靖丙寅八月訖於隆慶丁卯十二月自是州之人士往來若平陸然雖值夏秋暴霖迅湍一無病涉憂開府陳公過而喜之遂檄府大夫懷萃盧公州大夫先礪齋黃公令一川曾公表以華柱易名曰周公橋闔州文學與父老索記於予夫德以善積而普惠以德普而宏是故一夫之庇澤非澤之澤也數百夫之庇澤亦非澤之澤也惟

天無所不用其庇故無所不光其普太上植德澤施必
延延則宏宏則充遍無罅遺充遍無罅遺則光昭而罔
晦是曰符仁之根盡仁之奧享仁之名公在督撫時鴻
功駿烈播在南土勒在鼎彝予不敢越史席而附贅矣
今謝政在田里閉門著書以啟後學茲橋也履之而感
追之而思其真澤之澤乎有宋時簡池僧士賢修通會
橋袁輝爲之記成都侍御趙抃修萬里橋劉光祖爲之
記然賢以募集成功趙以公帑成事孰與周之已貲又
京鏗以成都清遠橋之名不經易曰駟馬橋正詛闡幽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七

卷三十六

光長卿之故里也金鴈沈犀易以今名於人情也其尤
愜乎予之僭記固不敢與袁劉二公埒也

修文廟記

胡繼先

國家所以崇聖立教養賢育才俾人有孝弟君子之行
而俗無犯上作亂之爲者莫大乎學宮蓋無郡而不置
學無郡而不設守矣乃有道修教明英賢輩出者惟賢
有司是視亦有殿宇輝煌官舍無缺者亦惟賢有司是
視自非然者以學宮爲別館以學師爲贅疣以縫掖諸
生爲逢迎軒蓋稱頌功德之美觀而弁髦視之荒蕪置

之矣彼且粉飾乎衙宇以養安侈美乎傳舍以沽名金碧丹堊乎梵宮仙觀以名得意安所問學宮哉卽有修廢舉墜之令飭於上司而視之漠然行之悠然甚有浚民財力以爲功塗衆耳目以爲能者其人品心術得罪聖門不問可知矣漢爲西蜀名郡其學宮自宋有之嘉祐間郡侯聶有衆來立州學制度宏侈爲西蜀冠又有巨石置講堂之後質狀奇偉勢若飛動治平丙午秋文公與可試士於此旦暮環繞其下歎息之不足乃爲之銘至今讀其辭想其事亦吾漢一大奇觀也明興廣厲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六

三九二

學宮代有守者閔興閔廢難復其初至天啟辛酉冬奢酋橫肆蹂躪於斯土漢雖受禍而未烈迨至援兵無律焚掠世家守令先去以爲民望而學宮牆屋蕩然殘毀嗣後寥落無復營繕而素王之宮漸滅盡矣府丞苗公以滇南巍科來攝斯州惻然憂之先是前守王公捐貲鼓衆勸建經閣余亦勉輸三十金之助漢之人士翕然從之工幾成守又倏歸而役復罷王公卽在九泉猶歎然矣公方攝州甫下車時民痛未息州賦未徵不敢以請而公乃約已裕民崇儒重道每至學宮徬徨四顧若

無地以容者會撫臺尹公檄裁祭典之靡文以修學校而公遂毅然承之再括季考之需贖緩之羨以湊泊之而經閣以竣齋廡以修官舍以立垣牆以治舉昔之鞠爲茂草者一旦灼然煥然庶幾哉鴈犀洙泗而漢雒鄒魯其爲興起人文蒸陶士類甚盛心哉斯舉也役不擾民工不累匠代守者之職終署者之局經始於天啟六年四月之朔告成於天啟七年三月之望博士弟子員咸稱厥功而壽諸石乃問記於余余不敏其又奚辭顧惟是聖道之所以久而益尊學宮之所以廢而復舉者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九

三十五

豈真有神焉以阿護而牖惕之母亦此心之靈與帝天之命輝映於無極而維繫於終古者有六經以啟迪而光昭之耳故士之讀斯經而履斯地者不敢誣非聖之書奏違方之論出有善治處有真儒而公祖父母之署斯地攝斯地者不敢忘辟雍泮宮之想而咸起造士淑人之心若徒曰五日京兆而已也則苗公攝也王公署也何修理學校作興斯文者不出於殷萬之守反出於署州之王且攝州之苗哉在二公之人品心術於是益尊而學宮之懿伐庸功於是益見矣繼先不佞早歲遊

聖人之宮壯歲以聖人之道仕魯仕燕仕吳出守於汴
聞言輒歸宦况蕭然不能大有報於學宮而使祖公父
母之攝者署者勞心併力於此繼滋愧矣繼不能不與
前守之漫不任事者而均任罪矣諱質言之以告後之
履斯地而讀斯經者其幸無負二公之德意哉是爲記
苗公諱裔昌滇鄉進士普安人王君諱從先楚鄉進士
荊州石首人

講道亭碑記

提學副使 郭子章 泰和

事有曠世而相感者豈非以心一道同哉宋河南二程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百七十三

夫子侍父廣漢置講亭於開元寺之前定省暇請道於
中臺址遺焉蜀稱天府千里沃野漢封最近然歌臺舞
榭皆湮沒無聞而荒臺獨存意默有扶持道脈者在乎
明興涖茲土者視其地爲孔道往往馳騫簿書鮮遑登
覽以致荒蕪識者稀也海陽林公大策幼親師友悟徹
良知宦遊十載不負所學歷宦之地俱有肖像祠碑之
記抵漢旬日登講道臺舊址捐貲建亭工告竣而督學
王公歲考臨州見門稍低弗稱命崇之將爲改造而林
公旋以木務深入夷方凡七越月甫還州未幾聞訃矣

將去檢所藏得俸二十餘金爲改門之費貯學待言冀
終厥事博士胡金耀等思公建亭改門大闢學校不可
無記乃走廩長高生浩王生德臣丐文於余章碧遊覺
序每登堂憮然及從廬山胡夫子受獨知之說思與二
程同遊於臺而未得也一聞是舉欣欣言曰聖人之道
何道也斂之在方寸無纖毫障翳黃虞造士家詩書戶
禮樂巍蕩事業至今塞天壤閱後來道術決裂上之造
士與下之應上不過訓詁文詞掇拾以囿青紫總之汶
汶泯泯無補於世有志之士惟竊勵私室閱於稠廣中
立一議卽吐舌而逃指爲狂夫嗚呼自孔孟沒千五百
年二程起而振其微今又數百年林公建亭以衍其緒
造士微權至矣夫士當以道德爲地忠信爲基仁義爲
宇節義爲戶廉恥爲垣孝友媿睦從此出位育參贊從
此成黃虞盛治從此埒庶不負造士意若督教者建之
而士固毀且圯焉士之恥也誰咎哉

三友亭記

郭子章

陽平石馬辟廣漢太守姚佃爲掾佃竝進文武士諸葛
武鄉侯稱之曰忠益莫大乎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五五

尚令姚掾竝存剛柔可謂博雅矣予試士廣漢味侯之言理致深遠因取其語爲校文法額其室曰剛柔竝存室前有亭亭左右各植小篁一叢蕉柏各二株柏枝幹扶疎昂昂出亭上余伏思之柏木之長竹草之貞也霜雪旣降始知其茂鵠雛來儀始知其實古今其珍矣芭蕉握本盈尋垂蔭踰丈橫風而碎漬雪而落似無當於柏竹者予在嶺外食蕉黃埒於荔丹服蕉絺輕於龍葛厥用不宏巨哉因是評之堅者貞者凌霜歷雪士之剛毅孤特不憾於威不佞於俗者似之侯所云剛存也旣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頁六

未甚堅貞而實可食皮可布士之寬

柔隨試隨效

者似之侯所云柔存也茲幸盤桓亭下予日夕與俱遊息甚狎風風雨雨相對而適因名其亭曰三友嗟嗟三友尼父美爾後凋武公羨爾有斐靈運辟爾至人予何幸廁其閒辱三君不棄也顧予出亭外友蜀人士日繁且庶倘進於公家者堅不如柏一摧遽折貞不如竹逐隙而趨柔不如蕉服食無所用惟羞於姚掾辱於武侯卽爾亭嫋嫋而綠蕭蕭而青者竊笑之矣故予所願於蜀士者匪莊之櫟匪狄之李而若茲亭柏竹蕉也則真

予友哉萬歷丁亥重九日記

嚴真君卜臺記

郭 印 州幕

真君姓嚴氏名遵字君平蜀隱君子也事畧載漢史雜見於叢書異說者尚多弗著按益州志漢州鴈橋東有真君卜臺高丈餘有通仙井蓋真君嘗潛跡變通從井中出入臺則賣卜之所也相傳州治形勢南高而北下多火災真君鑿井歷市上憲北斗杓指南方以厭勝之則真君之德陰被廣漢尤厚自昔至今越千百年卜臺既已隳落井之應輔星者堙塞久矣比歲州人往往逢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

記

三

三

災今太守王公憂民之憂迺如其說汰故堙井於是災燁不作民皆安堵一日過卜臺顧其陋甚尋加修築繪真君像其上前臨通道蔽以短垣蓋使邦人無忘真君之德也既成屬某記之某謂卜筮聖人之事所以極數知來洞照吉凶大概使人知所趨避而已後之日者迺竊其術假禍福以簧鼓一世豈聖人之意哉觀真君寄跡於此也以著龜爲教化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得百錢自足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嗚呼亦異矣真君靈迹蜀諸

郡皆有之其拔宅昇仙出入於通僊并事今蓋無所據
至卜臺七星井則遺跡具在可考不疑故并記之

重修儒學碑記

楊子榮

孔子之道如元氣之流行於天地日月之昭明於晝夜
且萬古而不已也民之有生綱常以之而正彝倫由之
而序先儒所謂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
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此之謂與故凡後世有天下國
家者莫不尊禮而崇祀之而學校之教有以繼三代之
遺風者抑亦是爾今我聖朝法古爲治內設國子監外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百八十二

而府州縣莫不有學而尤慎選儒師以敦教化以故人
才之出充列於庶位者皆成德達才之士豈偶然哉其
所以提督綱維修廢舉墜以作興人才者則又在於良
有司也今天下之爲有司者罔體是惟知急科徵趨時
勢爲務至於學校置之虛閑之地比比有之求其能以
學校爲先務者偶未之見也漢州守柴公廣乃有司之
良者也早入國學筮仕爲鄴都令公勤廉謹聲譽遠著
時藩臬重臣交相推舉遂涉今官旣至適官司捕盜紛
擾督民兵餽餉百責所備公惟能於叢脞中拳拳以修

舉學校爲事乃命工師芻求木植大小凡若干株各因其材而用之鼎立戟門一所東西兩廡若干楹明倫堂之左右三齋各修造如式以至神廚官庫罔弗周備先時學正公廨在明倫堂之後今遷於西齋之右易公廨爲諸生會饌之所先賢二程敬夫祠堂舊未有也今建於學宮之南以崇祀之且所祀先賢像皆刻木爲之吁吾聞之堯舜之仁知而其所施不徧於物在於急親賢急先務也學校乃有司之先務柴公能重之非所謂知急先務者乎非所謂良有司者乎稽之三代夏曰校殷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九六

曰序周曰庠國學則其之而其所以爲教無非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而天下定矣此所以爲三代之盛也迨周之末世天生我孔子繼往聖開來學上有以明二帝三王之道下有以垂範於萬斯年自是而下歷漢而唐歷唐而宋學校之教不能比隆於三代者以其未知所教也天啟我皇明國之有學卽三代之國學也郡邑有庠卽夏之有校殷之有序周之有庠也柴公之爲政而能修葺學校若是其備蓋又有節判王公瑛蓮幕徐公寧協心贊勳故能成其美也厥功旣成學

正李君概因重公之德請書以勒諸石云

廣漢學田記

周道長

歲辛卯道長叨命浙之慶元慶開甌越之區地饑民實而士亦稱貧道長嘗上其狀請給當事者若奪糶然長與慨焉甲午秋長謝病歸適龍門汪楚軫先生以憲幕代守漢土先生場左名家得鍾山松蘿之秀氣偉而志雄衷塞而行恕民事之暇拳拳以造士育材爲務又捐俸百金謀置學田以贍寒素事未成而守者先至先生止申其意未幾守以憂去乃復以先生臥治之先生凡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百六十八

兩涖漢土而學之田始就又上其議於郡伯陳公請別爲一所貯之示與他廩異也於是博士竹屏胡君東麓汪君桂亭吳君與弟子員委記於長長素不文然樂鄙志有孚於先生故敢按事爲之記記曰古之士學優而仕者自一介至三公舉皆由於學先生知國家機務充夥乃重此大而先者是故爲之禮樂以備其聲容爲之師儒以聯其渙散爲之條教以示之勸懲大要使人成其德業暢其志氣定其耳目不自覺其入而進道也及考其德之修而業之廣也則才識茂而出處宜焉爲教

爲學若是其詳且專也至於饌會之節畧而不講豈不以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惟然耳世衰道微縱橫者售其術曲阿者淪其正而詞章詩賦者亂其習士故有舉之管庫升之家臣之閒豈士之形相肖而心獨有背哉噫啼號於迫威旣以拔其心而移其好奔走於衣食又以疲其體而汨其貞修德廣業無其資士有不去其學忍一死以就功名者誰與明興學序之設視古有加又增其膳餼以待卓異置學租司之職掌而時取給焉亦可謂詳矣然而晝粥充糞者如故也閒有矜其窮約而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志

三百九十二

代爲之請則又展轉延閣抱空名而鮮實意如長在慶邑之故事者教之徒存其具而養之未盡其法奈何責之以先王之道欲其德修業廣出處無愧於古人無惑於他徑豈不難哉此先生學田之置專且切如是意蓋在茲與矧漢士賁多朴茂遵先王之訓服南軒二程之誼而不背於時也素矣乃令豐其樹藝以資其所急則是有仁耕義耨之勤而無啼號奔走之苦有程張理道之樂而無縱橫阿曲之嫌志氣與耳目交相暢定禮樂明備輩勸攸宜將駸駸乎希三代之英矣然則產旣恆

而士多賴業有專而願無私孰非先生之惠哉夫學署
代有之矣未有加意於士者也能加意矣未有以田爲
恤者也容能求田矣未有捐俸數百畝圖利賴如先生
者也蓋先生負經濟才其識毅故不以細務稽閱其衷
其養宏故其所設施皆遠大不朽之業是記謹得復諸
君之委至先生鴻功駿烈載在旂常與日月爭光明元
黃其悠久也長烏能盡述其盛哉

重葺學宮碑記

張允登

廣漢爲西川首郡其庠亦爲首庠蓋其川平原沃風氣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

記

三

三首五七

盤紆居然勝麗而其堂廡巍然規模宏敞更足甲諸學
宮之秀以故二百年來士之興起於斯者率濯磨道德
澤於文雅矜紳無怙勢作慝之習閭里有耕桑絃誦之
化殆亦啟佑之力焉以登駑駘庸劣謬竽一第浮沈於
有司垂十五載會里中有藺賊之變士女奔離廬舍燹
毀而

先師廟幸獨存然歲久不治其零落荒廢之象不勝愴
也前此守土者慨然振舉願時方安集未遑庀治闕小
有增葺亦旋用攸輟丁卯歲太倉徐公來守是州興未

墜之文幹已壞之緒其於通政和民罔不畢舉而右文興學尤其加意於是顧瞻圯敝喟然歎息乃斥公費之餘得自樽櫛者不時鳩工程材次第修理不足則割清俸佐之於是博士曾君始終其事宵旦監督罔或惰窳秉鐸吳君暨張君嘉乃懋舉胥相厥成蓋始自己巳之春迄於庚午之夏而工用告竣適余以祀嵩之役便道歸省謁

先師廟則見棟宇之飄搖者瓴甃之剝齧者赤堊之漫漶者俱煥然一新回思昔之零落荒廢不覺暢然以喜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

記

无

三十七

而更有感於興廢之際與任事之人也夫子與氏論仁智無不知無不愛而當務之急實在親賢我州自辛酉以來垂十年而生聚之效無聞井邑之蕭條日甚一自公仰紓軍國下撫遺黎催科之餘不忘教化可謂急先務者矣學政乃賢士所關公訓迪弗率崇獎後進子弟之教以身先之可謂急親賢者矣自今以往士之興起於其闕者有弗澤於道德文雅者公必損之宮牆之外自今以往如有嗣公而起者能於日不暇給之中不輟教化根本之圖雖闕宮泮水永無敦焉可也是舉也以

仍爲剗以楹計者堂廡之屬四十有二以工計者土木之役二千一百六十而竹頭木屑零雜之費不與焉諸弟子員感公勸學之美意欲勒之石屬余爲記余弗文聊紀其歲月云爾徐公諱允聘太倉人署學正吳君諱士華南海人司訓曾君諱宗孔張君諱嘉譽黔省安順人候任司訓曾君諱文熙蜀宮順人并記

重修積善庵碑記

李商耕 華陽

粵稽寶刹梵宇之設陽以告釀祝釐陰以誘俗化人所以州里鄉閭在在有之然非心善心齊不能剗始非積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百八十三

善念者不能光大惟茲州沱方當艮寅相距十里許乃蜀藩茅胙所也舊有積善庵其來不知所自造宏治辛酉歲信士張鼎籍隸護衛世濟厥善謂庵跡荒隘無以禮神聖乃捨已住宅廣其堂宇刻像鑄器百事俱興仍啟本州僧正司擇送僧人海深等在內焚獻陰功種種不可殫述其畧勒石樹之殿左及今百有餘年歷時久遠屋壁敗於風雨楹椽毀於遊僧一切培植侵於小人有僧慧福欲鼎新之鼎孫自幼拜師居白魚鋪東嶽祠廣種福田苦心修行夜演經教晝施醫藥慈悲古樸真

佛子也以故不募緣而敬施者衆不浮費而居積日豐於萬歷戊寅歲一旦燦然曰庵祠異名聖真總一况積善庵乃先人世代焚獻處豈忍令樵牧毀其鐘鼓香火泯然無人哉卽欲傾囊倒篋謀重修葺衆善咸樂助焉福乃諏日度地庀材鳩工重修正殿三閤鑄如來聖像一尊阿難迦舍二位合殿伽藍重置磬鼓古佛三尊復建後殿居之一時佛像器具威儼燦燦殿堂門擘幽華淨潔園林樹竹葱濃翠馥前殿成於癸未之冬後殿成於辛卯之冬齋廚垣墉以次修飭功用旣成上可以告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

禳祝釐下可以誘俗化人前可謂盛而能傳後可謂美而能彰矣是不可無記乃從衆姓之請而爰筆其概於石云

羅經橋記

董循

郡治東南去十又五里有巨鎮曰三水鎮南去五里有山曰石坡山陰有水一派窮其流則不舍晝夜乃自冬而春則涸涸則淺深可測往者厲焉夏而秋則漲漲則崩濤來者滯焉誠要路之切害也斯路之通達四境匪梁不足以便人人予固未嘗造其地里胥亦未嘗言其

由故無從而知焉成化己巳夏六月丁未居民羅經告予曰石坡之陰溪水爲患久矣蚤歲有志欲成石梁五洞積工泐石鳩板木聚丁線積油灰凡百物料足備枋用者覓工贅之敢告予聳然動於中擊節而歎曰吾過矣吾過矣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王政之一端也有吾子捐百金易材料倩工匠贅石梁無刑驅勢迫之態有濟人利物之心其志可謂善矣子之往也予拭目以俟其成及春二月壬寅羅復告曰石梁成矣敢請梁名以志歲月予屈指計之興工告成僅二百四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百三

十日未必完功卽爾乃規模宏壯信不我欺遂以羅經之名命爲橋名欲人知所自也夫往者過來者續人將指其名而誦之曰羅經作善其有善報耶諺云贊念福生福生則有無窮之美美則嗣續昌與家道康與田蠶利與六畜蕃與由斯以觀則福生之兆端有在於斯矣羅經其勉焉經先爲江西清江人今占籍漢州因其請直述其由以爲之記

皇清

漢州義學記

殷廷瓚 宛平

廣漢之有義學自鮑公成龍始周公來郃以市近囂塵
遷於講道臺畔然僅數椽規模弗稱樸齋羅公來守是
邦乃率功曹錢君澄溪式廓舊址中構祠祀二程夫子
左右增置講堂二所學舍各若干楹高其閉閤厚其牆
垣輪焉奐焉洵足以興賢造士工甫竣而樸齋以擢陞
去余代守茲郡兢兢以學校爲先務爰集俊髦延師督
課詢及修脯僉云舊貯百金歲取其息以辦夫百金之
息幾何以供修脯非所以隆師重道也乃悉索囊橐得
百金益之慨自獻賊蹂躪後廣漢一郡匪惟義學殘闕
他如城垣雉堞均多圯毀雖歷任不無補苴而東南二
門仍缺復率錢功曹鳩工捐建以固吾圉南軒祠奉禮
先賢向亦鞠爲茂草署篆王公垂綺功曹錢君雖捐貲
修葺而祀主棲止日食尚未謀及余括年來廉俸置宅
一區以處祀主百金置田資其贍養在余也經畫拮据
於茲土不無勲拳苦衷然義學南軒祠捐金無幾城垣
傾圯尚多究屬涓埃小補其於修廢舉墜之道猶多未
遂後之君子擴而充之是余之望也夫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百六

講道書院田租碑記

州牧

徐德元

芷堂
歸安

河南程公珦守是郡其子明道伊川兩先生置講亭於城北開元寺前定省暇講道其中舊址存焉明州牧林公大策重爲建臺勒石至

國朝雍正閒署牧鮑公成龍以義學在小十字街僅瓦屋三楹爲康熙初州牧張公萬壽生祠地近市囂因移於講道臺側張公珽繼之先後增益學舍名講道書院古者州序黨庠卽屬於州長黨正至漢始令郡國立學校官置經師唐宋以來別有書院之名教之益詳其猶州序黨庠歟第山長有修脯肄業有膏火課有餼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

優者有獎在在需資是以天監五館給其廩餼元嘉四學資給甚厚自昔稱之以知文教待興不可不有以養之也今漢州書院前署牧殷公廷瓚碑記止云舊貯白金歲取其息爲延師督課之資而不言其所自張公又捐俸百金今俱莫考所貯何處與或別有更張之實鄉先生黃公景久掌教於漢以壬申進士令長樂今老於家年逾八十訪之則曰向時山長修脯四十金惟卜卦臺及北門外沙灘各地租數千文而已餘俱不知取給何所副貢生馮理曰乾隆甲申海公柱之署州牧也其

時書院廢弛已久學舍徒作延賓牧馬之所甚有勦議以講道臺左側爲書院右爲養濟院者郡諸生懼籲請海公重興文教已准行未幾海公去徐公諭繼之克復舊觀然後教化大行至於今不衰癸卯秋余牧茲土卜卦臺官地僅存而北門沙灘又不可考然通計存息若湧泉寺地租三十金亦莫識其由來豈卽張公手貯二百之所鬻歟前牧永公靈以修金鴈橋餘資建市店十二間於北門外歲取其租歸書院豈舊存灘地或併入店基歟廢興無稽而惠澤猶存亦幸也迺自四十四年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首

拔貢張仁爵捐地常樂福田龍泉各寺撥田箭道息兩橋夫租店屋歲租皆永公之所經畫而王明相捐地川王廟集聖院撥田余亦與有力焉前先統計息錢三百一十三千八百文較之向時之支詘粗畧固有閒矣然既有其資必核定章程以歸實用而其田地畝分店租數目若不詳註刊石則日久弊生隱吞侵蝕其何以垂久遠因羅列碑陰而爲之記

字庫記

曾懋

六書者天地之精華也夫以天地精華之所在而又爲

人之所必需不啻水火飲食然顧乃輕擲之穢瀆之將
毋史所稱鬼哭者轉而生嗔所稱雨粟者轉而陰霾晝
晦乎是君子之所懼也且物之生也必歸其根惟其歸
根也故物安之天地亦安之以天地之精華而投闕置
散矣向之倚賴之者能位置之而俾得其所是亦歸藏
之而使之反其根也物莫不貴植其根其根既植其枝
自茂不有以培精華而厚其發乎是以字庫之設尚焉
今字庫所在皆是矣而吾境獨缺二三同志怒焉憂之
亦欲爲之建庫而未有其貲也謀諸衆僉曰諾遂共商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百九十六

所以資助之者爰鳩工庀材以成一庫焉庫凡三層中
閤一門爲焚字藏納之所經始於乾隆癸丑歲冬月二
十六日落成於甲寅年四月念日費錢一百零縉其錢
皆募四方樂善君子而得之者庫成捐貲諸君子姓氏
例應備書因竝列於庫之中層以垂不朽焉雖然重之
以有形之庫尤當重之以無形之庫使非於片詞隻字
體之於身驗之於心而不啻著龜凜之亦烏在其異於
輕擲穢瀆者乎是又所貴乎以隱微幽獨爲六書歸根
之所矣因記庫之始末而并及此意願以質諸君子未

知諸君子肯諾吾言否也謹記

重修平橋碑記

州學正 萬 恪 富 順

沱江經廣漢城北分派交流清駛可愛上有古橋夾岸平直若周道然前明中丞周公諱滿成之故又曰周公橋以巨石爲之勢若長虹予昔策蹇經行曾流連不忍去顧榛荆未芟漸就傾圯又不禁太息久之余來司鐸漢州偶攜樽遊北郊外見向所謂二橋者乃煥然改觀心竊訝之適有耆老輩來告余曰斯橋之成非易易也賢大夫孫公守是邦政通人和百廢俱舉慨然念斯橋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七

三百七十九

之不可不治也倡捐清俸檄州佐田董其事謂吾儕曰我貧難獨任盍勸襄之衆欣諾互告輸米菽錢布會遂寧總憲封翁張君樂聞善舉捐祿養餘金五十兩漢之士民益踴躍趨事惟恐後鳩工輦石役力無算王始於壬午冬十一月告成於癸未四月之夏成橋三洞以垂永久人第見熙熙穰穰者之甚便也達官大人之車馬閑安也而不知成之之艱苦有若是者利被無窮德施有自今侯以賢良第一特膺薦舉將大用其才作舟楫矣可無一言記其事用告來者耶予曰侯濟世才也值

茲昇平景運以平易近人之德大厥平治之猷造和平之福於斯世斯人豐功偉烈太常且不絕書也予何人斯言不足爲侯重士民請益力旣又念澤一方者一方誌之侯職修一不可以無言也衆志一二不可以無言也告來者使勿廢三不可以無言也有不可無言者三又况予流連有素溯洞不倦者耶因述其語而壽諸石

關帝祠記

州牧

王希聖 襄平

三代以來紀事必泐石所以昭信也所以垂遠也况維繫人心有裨世道者乎廣漢州治東有關帝祠其剏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百六

建不知始自何代兵燹毀廢僅存遺址

國朝初州人構數楹以祀帝春秋致祭享祀罔斁然因陋就簡規模卑狹未足以妥神靈而表觀瞻也希聖不敏承之斯土拜謁帝祠見其殿宇湫隘牆垣傾圯不能蔽風雨因喟然曰帝千古之忠臣義士也浩然正氣充塞兩閭賢知敬其義烈愚不肖畏其神靈歲時伏臘莫不恪恭駿奔於祠以致其誠敬此祠之維係人心有裨世道匪淺而廟貌卑狹未能修舉而恢大之是亦守土者之責也遂捐俸囑州佐田君董其役州之士民復其

勦厥事鳩工庀材經始於丁亥秋八月告成於庚寅冬
十月前湫隘者從而宏厥之傾圯者從而繕葺之更剏
饗殿三楹左右廊廡六間置常任田地以供課獻雖未
極輪奐之美而氣象巍然迥異舊日謁斯祠者應生畏
敬心焉然余非故樂此鉅麗也蓋作牧者身任風教之
責當盡化導之方故既增建泮宮教之敦倫明道以興
起其孝弟之念又修葺帝祠示之靈爽式憑以感發其
忠義之心是誠斯民勸勵所倏關非一切因果感應之
說也至帝凜凜大節炳若日星已備載史冊又奚俟希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百七十三

聖之頌述哉爰紀修祠日月勒之於石以昭示來茲而
垂久遠云

代任香谷漢州關帝廟捲棚記

王師隲

甲辰歲夏漢州守陸公勦修關帝廟捲棚成適余奉命
視學蓉城試士之暇闔郡士庶來署陳情乞文以志不
朽予惟一捲棚耳何重勞我父老也索其情乃知公之
蒞漢州七載餘矣好善惡惡一出乎至公措置張弛胥
協乎同情甫下車卽殷殷以體恤民隱爲念凡所爲興
利除弊以及惠愛斯人者難以枚舉卽其口碑載道深

人民隱者言之覺宮爲起化之源屢年捐俸葺修聖廟
兩廡煥然一新明倫建學俾士子奮興公之留心於學
移者向未之記也白米薪油鹽日用葷蔬以及紙張料
草水火夫役小民供給陋規相沿前任未之改也至公
而概行革去公之留心於民瘼者向未之記也扛梁爲
利民之具廣漢路處通衢西接會城東通秦晉金鴈頽
敗歷有年矣明爲浮橋至我

朝而易以舟楫每年渡夫所費工食出自里下究之所
費多而病涉者不少至我公經營剗造運石爲趺趺凡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罕

三頁五

九洞架木爲橋橋上爲樓樓凡一十九間勢若長虹工
成而利普於下公之留心於王政者向未之記也溝洫
爲農人之先資公不時勸諭修理一有爭訟卽刻閱信
冒大暑而不惜受泥濘而不顧至於今溝瀆釐然民安
灌溉公之留心於堰務者向未之記也城樓爲防禦之
所城隍爲保障之地公皆修治剗從前所未有而廣漢
景色蔚翠森然公之留心於庶務者向未之記也他若
緩征輸以甦民困禁澤梁以滋生息懲奸究以安善良
是皆應記者而向概未之記也今茲棧棚告成帝廟巍

嚴整齊赫濯爲一郡冠冕附記於此亦其所也因思公
吾鄉之如臯人其先爲金陵望族公秉性溫柔仁慈長
厚今觀其宰治一邑神人戴德深恩大澤旁流百里直
無忝所生者其足以維繫州人之思不甚深且遠哉本
學問爲經濟古稱循良神君何多讓焉行見黼黻皇猷
潤色太平其有光於吾鄉者不少矣爰欣然執筆而爲
之記

修白魚橋碑記

王師隲

廣漢治北十里有河曰白魚由郝亭兩岸夾送而來以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

河會出白魚得名從古無橋也然是河也東通秦晉達
畿輔西介會城往來絡繹不絕爲通衢要衝冬春褰裳
可涉夏秋泛漲則波濤洶湧行者患之舟渡雖設而留
難稽程不免數日方今各上憲承流宣化廢興墜舉百
務咸新猗歟休哉不圖吾蜀兵燹後復遇此邛隆也按
州屬六河皆僱募船隻計其所費派征里民歲以爲常
厥後桐城孫公補修沈犀江之橋三洞三韓王公重修
石梯橋九洞如臯陞公新修沱水之金鴈橋一十八洞
三江橋成匪特省費且人人歡呼稱便兩岸之上不聞

招須之聲橋之爲功豈細也哉其他若石亭江半屬旌陽清白江半屬新都非兩治合力不能惟茲河也功成頗易惜倡之者恒難其人歲庚戌楚之孀婦余氏者年踰六十有志倡修問敘於余余曰徒枉輿梁有司之責也爾一婦人何敢掠美堅辭不可因爲之疏而本甲義民賈茂仁王拔鳳王文濤曾伯侯相與共成之經始於是歲之冬究之越日旣久不克成就壬子秋我州主鮑公來蒞茲土留心民瘼一聞斯舉慨然以爲己任除捐俸外自計設法至甲寅春而橋功落成長有十四洞以通流漸廣七尺有奇以便行人約費白金八百餘兩事竣而衆僉曰是不可無記以昭永久且旌善人也余因爲之記以著於石

讓田記

李拔隄爲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 記

里

三頁六

磁州張公治漢之明年余適館於其署爲課子焉時楚人有王榮耀者自其祖來川不知幾年矣榮耀有伯父生二子長榮玉次榮龍皆爲榮耀諸兄一室同居未嘗析產祖父輩旣沒榮玉始用事裂田而分之以少許給榮耀榮耀力耕自食多寡不較也久之二兄以分產不

平相牴牾榮龍訟榮玉於官公視之則榮玉田最多榮龍次之而榮耀最少因議以榮玉多得之田歸榮耀榮玉不自安冀通賄賂以求解免適有無賴者余倫欲利其財詭言撞騙相約期會他日余倫見榮龍誤以爲榮玉也與之言榮龍給之得其情以鳴於官於是張公怒甚乃嚴治余倫及榮玉等罪枷之通衢以示警焉當是時榮龍方以陷其兄於罪爲得計而榮玉怒目睜視恨榮龍於骨髓兄弟之間等秦越矣榮耀痛二兄之操戈也咨嗟涕洟而道之願歸其所得之田以解其忿旁觀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聖

三百九十六

者皆感歎歔歔至於泣下而榮三顧覲然受之而不辭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於是張公喜甚進榮耀而獎之置榮玉於階下命榮耀於堂上而侑之以酒撫摩慰勞獎勵備至榮以花紅賜以匾額其文爲友讓可風云嗚乎觀於此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動矣夫人之生也本乎祖而後有父子有兄弟推之十世百世枝分派別原其先祇一人耳以一人之所出而漸遠漸疎幾至等於塗人斯已傷矣况以同胞之親祖若父抔土未乾遺言尚在顧乃鼠牙雀角視若仇讐同根相煎尺布難

縫其爲人心風俗之害可勝言哉今榮耀以蚩蚩之氓
乃能推甘捐己誼篤天倫庶幾合乎友讓之義者殆所
謂鐵中錚錚傭中矯矯者耶抑被化於上而獨行於家
者耶吾不得而知也因目擊其事重有感焉故特表而
出之以爲天下之爲人子爲人弟者勸

重修金鴈橋記

州牧

張

縞

襄平

金鴈橋南北之通衢也歲乙卯五月十三日河水漲發
沖決橋梁人苦病涉時署斯土者卽今成都鮑公禹門
目覩水勢沖突之狀橋旣潰壞將及民居乃登城樓致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四

三

禱河神大聲疾呼水勢漸平居民廬舍幸獲安全旣而
以其事聞於上憲奉勅飭修鮑倡率士民募金建修州
人樂從十餘日內得百金四百餘兩越一月子奉

命來茲鮑已除授繇竹去相度工程所費浩繁知事雖
不可緩而功尚未可驟也爰集耆民周繼旦等約估工
料余曰非得千餘金難以落成自石工木料釘鈇灰椿
以及器用悉令分辦各執一專又奉本府謝崱檄飭州
吏目崔佳奉督率其事越丁巳正月功竣橋長二十五
丈五尺寬一丈二尺共一十七洞每洞覆石版六約費

銀一千七百餘兩米百石較從前規制畧為宏敞自此
行旅如舊竊念修橋梁道路著為令典原民牧分內事
縞藩茲土無術點金借民力以成事前人後人同一轍
焉但縞方蒞斯土信義豈遂與民相孚則斯橋之成也
不有啟其端者似難以竟其緒也州人士請記於余因
述其巔末云爾

重修金鴈橋記

州牧 張 珽 磁州

廣漢距成都百里北郭下沱水經焉古有橋曰金鴈頗
宏偉賓旅利以往來雍正乙卯潦水洚溢版石散障今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十三

縣州牧鮑公署州事謀修未竣以調官去接任漢州牧
張公成之乾隆五年庚申雨漲鐫厓堤岸復壞級磴前
功衝決殆盡予承乏此邦有志復修恐未信而使民艱
於役實重予咎既又思之修廢舉墜司牧者之責也茲
州上通會城下為綿州以北諸邦所仰二川產值繪繇
締紵莛茗藥餌丹青鑠冶之物與所市易牛馬絲枲繭
椒之貨日夜旁午絡繹駝負路踵相織使濡足褰裳與
水土下民病於涉予咎滋深程子有言一介之士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古賢人君子之不忘斯世如

此其至矧身當其任顧坐視而不爲之所豈理也哉爰
進州之紳士耆老告之曰是橋廢地行人太息予其爾
復爾謂予何州人信予之深而樂予之倡也萬口一和
咸協我謀治木伐石鳩工就事四閱月而橋成吁又何
易歟蒸民之詩曰賦政於外四方爰發言布王之政人
罔弗應也予德弗逮奚取語此稗今之詩曰叔兮伯兮
倡予和汝予爲之倡而州人是和以克底有成茲其庶
幾乎橋長二十五丈有半濶丈有半竅之通流者十有
七率準舊規然立基較昔尤深以固云是役也庶湍瀨
塘激無以泐其堅風日掀暴無以解其壯馮夷有靈江
沱不怒利我行人不煩後役於時田野毗隸闐闐賈儉
提引穉幼扶翼耆耄聯行散走環擁登降睨高窺深歎
息欣喜予亦樂橋之成而喜州人士勇於從順於義也
雖然予滋懼矣蓋一日未去茲土則予之責一口木釋
也獨茲橋哉

修西成橋記

張 珽

余治金鴈橋旣成父老攜餘金爲請曰橋成矣守之利
溥矣濁州之鎮寧橋石梯巨津旋修旋廢涉者猶病工

其可已乎余復曰大工甫畢役之恐重困吾民父老固請余嘉其樂善之心有加無已也因同詣相度禱豐年而舉事焉是歲果以有秋告萬眾懽騰爭趨厥事倡者聲出和者嚮赴日未及半得四百金閱旬日而用敷白鳩工訖竣事計不諭十旬則樂善之感而豐年之應也父老請名於余余考水源自壩口發一曰馬牧一曰濛陽由西南漩折而東抵三水關出金堂之趙家渡嘉靖間嘉禾王公介峯就永樂初萬戶汪君所治舊跡合二流之匯而修復之爲洞廿有四布以平礎亘若長虹橋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

記

七

三百九十六

乃復完其時郡人周滿紀其事於石迨歲深崩壞而水之自濛陽來者又從而西徙焉康熙丙申秋什邾令丁君士一來署州事移置於新徙之合流處葺之雍正乙卯河伯爲患橋復潰襄平張君縞於乾隆戊午董士民仍移故址卽今之鎮寧是已復於橋支流爲梁五洞不久傾廢蓋行人之臨流太息者且數年於茲矣余來蒞茲土方慮郡人不克余信未易言勞矧金鴈之役甫畢其忍持樂事赴公之義更驅吾民乎哉顧不謂吾民之好義終事如出天性吁此足以逆天庥而召之和矣考

古力役之興視歲之上下而增減之乃進父老問焉歲
下收役可舉乎曰未能也中收可舉乎曰未能也余唯
唯曰吾有以名是橋矣夫年不順成則諸事束手茲以
樂善之故致豐年以豐年之故告成功而橋適居兌位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悅也宐名曰西成持此以復吾父
老既有以知天人相因之理而尤欲吾民以盡力於斯
橋者盡力於南畝也是爲記

同善堂記

張珽

堂名同善志衆志也蓋斯堂之建也雖翔自於余而樂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

記

哭

三頁十二

觀其成者則都人士共勦之力各上憲俞允之仁也漢
州地當孔道行旅相望絡繹弗絕疲癯殘疾之人不免
路隅之泣總由在公無棲息之所旅店恐招畱之累以
致此輩輾轉而入溝壑蒿目愴心莫此爲甚因於乾隆
十年捐買署前隙地一段葺修草屋六間收養老病無
依往來行人一時士民間而樂助者實繁有徒緣得積
金一百二十兩質田六十二畝權其歲入以供是堂養
膳之用行之一年頗有成規復慮日久頽廢吏役侵漁
稟請立案載入交代已蒙各憲批准照議遵行矣嗟乎

人之好善孰不如我是舉也余偶爲權輿而州人遂樂善好施踴躍捐助於此足徵吾民之厚風流之醇誠能因此粗規增其式廓不但老病行旅有所依托卽境內鰥寡孤獨衰朽殘廢之人亦可均沾利濟事在人爲志焉未逮是所望於後之蒞茲土董斯事者

房湖記

張珽

唐天寶開房相瑄因陳濤斜之敗出爲廣漢刺史鑿池於治之西偏以供遊覽一時名輩如高彭州適村捨遺甫皆有詩及之迄今讀舟楫光輝尊絲繪縷之句想見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三

三百七十五

當年勝概而扼腕貶謫揀護賢良意亦見於言表湖白兵燹以來殘毀殆盡欲訪遺踪幾無措指是固世事之遷而亦有司之恥也謂余今日碑碣之畱顧可已乎特念相有唐名臣開元天寶開以姓配公不名字而可知者房其一也輔相元肅兩朝道節彪炳史贊其有王佐才左遷後歷邠晉二州尋知廣漢所在皆有治績至今尸祝不忘若茲湖者特其休沐觴咏之所千百年來猶足繫人思流連景慕如此嗚呼相之賢亦概可見矣相之湖已永鐫蜀人心碑矣則余茲石之記也又何關有

無哉

重修漢州

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 孟邵

聖廟記

我

國家景運靈長禮樂明備崇儒重道首治學宮士之列
冠裳而樂絃誦者蜚聲藝苑著績庠常理學名臣雲蒸
霞蔚人文之盛於茲為極漢州古廣漢郡土厚民醇丹
淵集載聶仲友立漢州學制度宏侈為二蜀冠惜前代
無徵舊志第稱宋嘉泰中建而已嗣後前明續修者知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

記

五

三

州章瓚李鼎柴廣劉琮苗裔昌士從先徐允聘 本朝
續修者知州張萬受孫元衡張珽周際昌周來邵胡延
璠此漢州聖廟修補之大畧也嘉慶十六年賢大夫劉
西垣之牧是邦也除煩苛振淹滯拔善良而尤畱心學
校既釋菜見舊廟漸圯且湫隘將新之與官僚紳耆謀
進士庶而告之曰政以崇教為先祀以上丁為重
聖廟舊制狹宐拓小宐大低宐高又曰材母畧值母短
宐平財無強人無迫宐樂又曰工鉅費艱宐虛宐公宐
儉官吏不經一錢有如日士庶感公誠明唯唯受命公

申請大憲咸褒勉焉越戶議局所議輸數議總理分理
議奔走百執事於是梓氏伐木石氏斲山鳧氏範金陶
氏搏土告廟撒屋當此之時羣材輦致百工偕來丁丁
錚錚往還稟請而公辰至酉散凡磚瓦木石匠役工程
多寡遲速之數勾股開方頃刻成算無不銖兩脗合每
烈暑煩熇張一繖以自蓋渴飲所攜茶具未嘗用廟中
一勺水也又善激厲選壯役與眾工雜處并作賞勤奮
而罷軟者自勸故一日得二日力費省而事易集越日
大成殿成獸吻猙獰烟光隱見象率舞也鳥角翼張鈴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

記

五

三

聲攢掙象飛鳴也龍柱鬱蟠之而掀動象變化也螭陛
方平闌干迴護象花日也中閔而澄道體幽深上高而
潔德光融徹左右洞達萬象包納八方正直萬事調燮
越日戟門成橫楹軒敞疎牕明透象博通也銅環玲瓏
金鑰沈密象嚴重也越日櫺星門泮池成奎壁屬光揆
文炳蔚象英華也魚龍游泳噓氣雲霞象升騰也越日
兩廡成聞道先後時代以之執經請業之意也歷官大
小功德以之發名成業之意也越日啟聖祠成積累深
厚誕育聖神燕貽義訓之意也道德崇高榮褒考妣

聽形聲之意也越日鄉賢名宦忠義祠成顯晦殊途成
就卓立當思無負讀書焉越日節孝祠成常變異軌秉
植堅貞當思無負所天焉越日宮牆成萬仞壁立百官
美富當思升堂入室焉至於蝸徙增錯轉縣成郭雕幾
勻細丹采陸離楠材柏榦聳翠排青獅踞鹿走毳絢芝
榮莫不文質酌中豐儉合度遵 熙朝之矩矱樹百代
之典型初公與官紳相度經營謂舊基脫脈當湊上五
尺許及伐地得前明古基高下廣狹適相符合夫爲政
最慎工役至關係國計民生不得引嫌以自固公惟清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五

三百五

風亮節素足服人而又虛懷善下集衆長以爲長故閭
里不驚材藝畢集大工立就文治聿新誠所謂實心實
政者乎由茲以往朔望拜謁春秋薦亨洞洞屬屬如見
聖德光輝焉如聞聖誨諄諄焉不寧惟是凡我士庶濯
磨道德砥礪廉隅上報

聖天子棧樸菁莪之化下慰賢大夫栽培啟迪之心當必
振勵奮興綿綿翼翼也已先是權刺史德勳議修木果
籌備錢一百二十千及當日下符褒勉之大僚例得并
書以誌謀始若夫收支費度以及工材地段另載碑碣

俾有考核焉公名長庚江西南豐人同官學正黃道孚訓導
潘思睿吏目陳宗德也

重修漢州 許真人祠碑記

州布政使

曹六興

霞城
新建人

嘉慶二十年夏漢州重修許旌陽真人祠落成刺史

劉君請余為記余按

真人姓許豫章人其故里在今新建縣之生光鎮生工
晉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曾為旌陽令多惠政有仙術
以斬蛟捍忌拔宅飛昇豫章人祀之者遍天下四川通
志載德陽有仙井相傳為 真人遺跡二人祀之漢州

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 記

三

與德陽接壤康熙初豫章人之客于州者建祠于城內
之西偏為殿五楹殿後有堂三楹兩廡皆稱之門三楹
樂樓居其中前有池為半月形棟宇巍然鐘鼓俱備嘉
慶丁卯夏有形家者言漢州形勢龍首在祠龍尾在州
牧官解化為石祠有音樂聲則龍首震為州之害有司
感之止音樂且禁鐘鼓弗許伐而祠宇亦就荒歲庚午
劉君蒞茲土謁 真人祠審視地脈非龍首因力闢形
家之說掘官廨龍尾石嵌之壁重修 文廟拓其基復
真人祠之鐘鼓歲時祭祀以樂侑神迨癸酉州人登拔

萃科者

廷試第一是科舉孝廉者二人得榜首焉其不爲州之害而轉爲州之福也明矣于是捐俸金爲倡豫章人之寓漢州者輸銀千餘兩隣邑德陽什邡金堂之同桑梓者復輸銀數百兩鳩工庀材不數月而殿宇一新鐘磬笙鏞雝雝肅肅神聽和平人情胥洽其所以爲民邀福者豈有量哉記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能禦災捍患則祀之 眞人之德被于洪都逮于廣漢胼胝之奉禮在則然而顧以影響之說廢其鐘鼓揆之崇德報功之意漢州志

卷三十六

藝文記

古

果安在乎斯舉也安神靈修廢墜且使在官者聞之知古人遺澤之長雖芻邑之馨香且于千百年後發其觀感焉其所以勸善利民者又豈有盡哉余故樂爲之記而揭于石劉君名長庚江西南豐縣人

有嘉樹軒記

蔡學海

靜甫
吳縣

州署二堂東有屋數楹舊爲揖客所因其舊而新之則自余牧州之次年凡外內門階堂室庖湑厦翼漸就傾圮者捐貲修葺遍種蕉竹置几榻以次整潔而斯軒亦因以重修焉署爲前代太守治規模宏敞而樹植閎然

軒前隙地數弓惟高槐一株葱龍可悅軒旣謀新樹亦
生色當夫風前韻落雨後涼生客至茗譚公餘嘯對翛
然有塵外致洵嘉樹也爰書傳語勝之夫一樹耳取以
名軒豈謂葦猗思有斐蔽芾歌勿翦哉誠念物有不必
有而有者雖多弗貴若宜有而僅有者雖罕亦珍今於
什伯庸衆中得一佳士焉接其言論丰采亦可慰空谷
足音之想矣於塵囂馳驟中得一佳山水焉玩其一邱
一壑亦可寄烟霞泉石之思矣茲雖一樹哉吾從而摩
挲焉盤桓焉覺朝陽之梧桐歲寒之松柏其生意之莫
可遏抑者胥悠然而來會是軒之所有不已侈乎後之
人推韓宣見譽之意味季孫封殖之言灌溉栽培益宏
嘉蔭則此地之被潤澤而大豐美者豈惟一樹一軒已
哉是爲記時道光十年歲在庚寅重九後二日